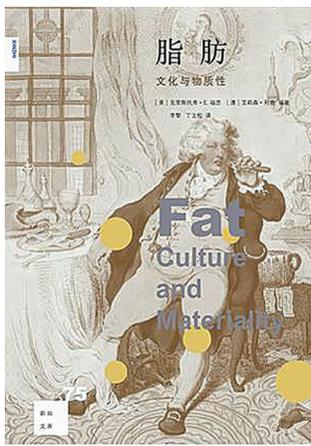


脂肪是个好东西



《脂肪：文化与物质性》
李黎、丁立松译
三联书店

“春日不减肥，夏日徒伤悲。”减的“肥”就是脂肪。虽然以瘦为美得有个限度，但提到脂肪，往往伴有负面联想。走样的身材、不堪负荷衍生的病症，以及懒惰、迟钝、缺乏自制力的成见……至于动物脂肪化作

舌尖上的美味，也被芝士、雪花、霜降这样似是而非的词巧妙替代了。

偏偏有人对赤裸裸的“脂肪”一词穷根究底。《脂肪：文化与物质性》一书的两位编者试图为脂肪正名：面目可憎的不是脂肪的物质性，而是我们先入为主的文化观。

曾几何时，人们也向往过脂肪，譬如物资匮乏的年代，那点闪着诱人光芒的油水，恨不能用米饭刮干净。而今越来越多人工饲养的肉食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对食物的评价却往往是“没有猪肉味”这类古怪的抱怨。一盘徒有其表的猪肉，较之记忆中简单烹调的美味究竟差了点什么？恐怕得从天然的脂肪香气找答案：“猪肠道相关氨基酸的微生物转化作用中产生出的对位甲酚和异戊酸”——它“既是失而复得的旧事物，又是创新的新产物”，让我们倍感亲切，又日益金贵难得，或可暂时抛却增重的忧虑大快朵颐。

得享受时且享受，否则，不定何时、何人会假文化之手，消灭我们共知的脂肪物质性，也可能我们已经深陷其中而不自知。比如，近年深受营养学家推崇的橄榄油，它在产地（如巴勒斯坦）是万用油不假，但当我们为“特级初榨”一掷千金的时候，不光是为健康买单，其中有意无意地囊括了对战火纷飞的土地的怜悯。专家抛出的概念无法欺骗当地人的味蕾，他们真正

喜爱的还是亲手制作的浓稠、暗绿、扑鼻脂肪香气的橄榄油。更典型的例子是利用脂肪所引起的厌恶情绪，宣传减肥产品。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减肥前后的对比照更有煽动性了，尤其是在反差巨大的时候，难怪一个号称只吃某品牌三明治减肥成功的胖子竟占据十年代言人之席，直到人们对他的体重反复习以为常。

相比之下，我们更乐见脂肪文化性的另一面。博伊斯赫赫有名的脂肪艺术品姑且不论（不是每个人都认同它是一种审美，如同杜尚的小便池），脂肪干细胞的医学前景令人振奋。若能从这些便于抽取、主观上也想摆脱少许的脂肪中，找到对抗疑难病症的钥匙，真是大大的福音了。

正因脂肪不单纯是脂肪，连给它客观归个类都很难——它不能视为身体的废弃物，又对它爱不起来——我们更应理性看待它。只要不是《被困住的身体》一章中穿什么衣服都引人侧目的过度肥胖者，大可不必被成见影响，去苛求自己的体重、以貌取人、歧视脂肪。

作者认为，厌食症患者的过激反应主要不是针对长胖的担忧，而是视厌食症为他者、为盟友。其实，脂肪才是我们的他者兼盟友。我们爱它带来的欢愉，恨它不可掌控，相爱相杀若许年，何尝能真与之决别！（乐倚萍）

新书上架



《人工智能》
作者：李开复；王咏刚
版本：文化发展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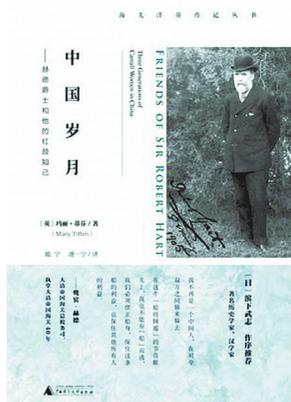
眼下，“人工智能”已成热词。作为一门被人们认为是计算机科学中高度复杂、甚至令人生畏的学科，人工智能正逐渐走下神坛，开始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彻底改变人类的认知，重建人机相互协作的关系，甚至在翻译、写作、绘画等人文和艺术领域，都开始出现人工智能的身影。本书为创新工场人工智能工程院院长李开复携手副院长王咏刚合著，深入解读人工智能如何重塑经济、社会及人类生活的未来。此外，当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技术时代已成必然，我们该如何在心理上把人和机器摆在正确的位置呢？这也是本书要探讨的问题。



《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
作者：玛丽·麦克林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柏林，变幻之城。如此循环往复于强大兴盛与衰退萧瑟之间，从未真正定型，让人更加想入非非。500年的城市历史，21个柏林人，只有一个柏林。静静地站在亚历山大广场，几百年的历史事件和声色犬马如白驹过隙。中世纪民谣诗人、建筑师申克尔、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他们的身影穿梭在柏林城墙之间。于是，我们看见导演维姆·文德斯镜头中的天使振翅飞过高举火把的纳粹游行队伍，看见间谍作家约翰·勒卡雷笔下的乔治·史迈利望着驶往奥斯威辛的满员列车，看见作家伊舍伍德笔下的萨利·鲍尔斯带着电影巨星玛琳·黛德琳飞奔在上世纪30年代失控于享乐魔障的柏林夜色中。（综合）

他独掌大清海关48年，用浪费生命的方式来应对孤独 挣扎在两种文明夹缝中的赫德



《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
(英)玛丽·蒂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近代史上，罗伯特·赫德是一位争议人物。作为英国人，他独掌大清海关48年，该机构既被认为是中国利权外流的主通道，是民族屈辱的象征，又被认为是清政府效率最高、最廉洁的部门。19世纪70年代，海关收入占清廷财政收入的20%，慈禧太后甚至称他为“我们的赫德”。

赫德具多面性，他长年在海外生活，内

心充满孤独，强化了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心甘情愿为其服务，不惜伤害中国利益。与此同时，他深受清廷礼遇，恭亲王曾说：“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礼。”赫德的事业基础在中国，中年以后已难再回本土发展，故在内心深处，他又希望清廷稳定局面，不断进步。

赫德对中国人颇有好感，却又深为当权者昧于天下大势而担忧，他力促清廷放眼世界，主动改良政治，却屡屡碰壁。但即使被义和团包围在使馆中，性命堪忧，赫德仍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认为不能用狭隘的眼光看中国。

总之，赫德是一个矛盾体，本书则展现出赫德更多的侧面——在政治场外，他还是一个生活中的人。

赫德来中国，仅仅是为了更高工资，像许多年轻人一样，赫德也好色、多情、贪财，却又无法在陌生人中公然展示出来，加上当时英国也是一个严苛的社会，赫德不得不背负起两方面的道德压力。其结果是，他常出入风月场所，并一度包养了一名叫阿瑶的中国女子，他们共生了三个孩子，这些孩子成了赫德后来道义上和财务上的负担。

赫德将这些孩子送回英国受教育，却无法陪伴他们，这使他与孩子们之间缺乏亲近感。仅仅为了看上去正常一些，赫德跻身上海流社会后，找了一位体面的妻子，但

妻子不愿在海外长期生活，两人只好在地球的两端长年分居，以维持名分。

中年以后的赫德喜欢和漂亮女孩交往，给她们写充满感情且有挑逗意味的信，他给女孩们丰厚的回报，帮助她们的亲属安排工作，给予慷慨的赠礼，但始终不越雷池。对当时英国社会女性独立的趋势，赫德的建议是：最好还是找个靠谱的人嫁了比较现实。

在海关这个小天地中，赫德的生活太狭窄，除了重复还是重复，所以他只能全力投入工作中，用浪费生命的方式来应对孤独。

晚年赫德得到爵士头衔，功成名就，在收入上也算富豪，但他始终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至少在当时看来，东西方的鸿沟仍难以跨越。

本书精描了当时驻外英国人小社会的生态，并展示出它与英国本土社会之间的互动，当时，英国人也多是大家庭，孝道亦为重要价值观，性别歧视广泛存在，女性几无自主发展的空间，大多数人从生下来，便只能活在别人的目光中，按社会规定的范本行事，即使是赫德，亦有太多不得不如此，他努力改变与调试着自己，只为能融入到无限苍茫的历史中。这令人浩叹：看来，无论活在哪个年代，个体的挣扎、向往、怨怼等，总是太过渺小。（唐山）



开眼角手术会留下疤痕吗？

双眼皮加开眼角手术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定为眼部手术的黄金组合，能让眼睛变大、有神、睫毛上翘。但有人担心会留下疤痕，那么该如何避免开眼角疤痕增生呢，我们这次特地请我市眼部精细整形专家安一峰给大家讲解一下。

1.如果内眦赘皮较多，做开内眼角手术

眼部存在较多的内眦赘皮，内侧眼角被挡住一部分，双眼皮显得较短，这样不但影响了眼部的美观，还会影响眼的正常功能。

治疗方法：切除内眼角多余皮肤，放大眼睛。手术效果：拉近眼距，面部显得均衡，眼睛长度变长，改善内眼角部位皱纹的情况。特别是和双眼皮一起做手

术，效果会更好。

2.如果你眼睛横幅短，就做开外眼角手术

开外眼角手术是考虑眼睛左右距离短，延长外眼角的方法。大部分人在进行开外眼角手术的同时，还会选择与双眼皮手术并行，这样可以获得更佳的效果。

治疗方法：切开眼外侧黏膜，可不留疤痕延长眼睛的长度。手术效果：使眼裂增大，显得眼睛更长，改善双眼的形态，使眼睛富有神采，改变呆板木讷的形象。

3.开眼角会产生疤痕

眼角部位的皮肤非常薄，开内眼角术后切口疤痕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不像割双眼皮那样可以完全隐藏在双眼皮褶皱内。根据整形外科的基本原则，开内眼角

手术部分切口可以隐藏在双眼皮线和眼睑边缘，但有部分切口是暴露在内眼角处的，这个痕迹在手术后的一至两个月内是可以见到的。不过，开内眼角术后的疤痕会越来越不明显，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客观承认它，并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其完全恢复。

4.开眼角疤痕会逐渐消失

大多数的患者表示开内眼角术后一个月左右应该是比较受煎熬的时期，内眼角疤痕会有明显的凸起，触摸时发硬，可能会有瘙痒的感觉。然而在术后三至六个月左右会逐渐消退、变软。

在开眼角手术前一定要确定自己不是疤痕体质，疤痕体质不建议做开眼

角手术。一般来说，只要解决了挛缩问题，就解决了无痕开内眼角增生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医生都能胜任的，只有经验丰富，熟悉眼部解剖结构，正确定位手术切口及长度且将切口细小化，淡化挛缩疤痕，才能彻底解决开眼角留疤增生问题。

